

俞天白



大上海小说丛书

DASHANGHAI

XIAOSHUO

CONGSHU

金环套

上 海 文 艺 出 版 社

俞天白

金环套



大上海小说丛书

DASHANGHAIXIAOSHUO
CONGSHU

RBF 89 / 09

责任编辑：王肇岐

封面设计：王志伟

金 环 套

俞天白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74号)

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师大印刷厂印刷

上海艺文激光电脑排版厂排版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9.625 插页 2 字数 210,000

1996年11月第1版 1996年12月第2次印刷

印数：5,001—12,000册

ISBN 7-5321-1538-0/I·1224 定价：13.00元

内 容 提 要

黄金能使人增添光泽,然而却能使人的灵魂变形;金环人人乐于拥有,可是往往无法逃脱被套牢的命运。

这部长篇小说,写的是上海一个金融世家公媳、婆媳、夫妻、父子、兄弟、妯娌间所发生的种种矛盾和冲突。他们,有的差一点坐上了银行行长的宝座而退下来的老资格金融家,有的是银行信贷部的负责人,有的是证券公司的台柱……一个个,都是有足够能力和条件利用手中的大权呼风唤雨的时代骄子。然而,他们有的是为了拓宽自身的业务领域,有的却因为大权在手时,未能为己所用,赶紧寻求补偿而煞费心思,哪怕为此铤而走险……表现的都是当代的都市人在经济大潮冲击下,在光怪陆离、急速变化的生活中,微妙而又焦虑的心理和心态。

作品人物形象鲜明,情节跌宕起伏,尤其在离婚案审理前后,夫妻、母子之情的刻划笔触细腻,催人泪下,可读性相当强,提供人们思索的东西十分丰富。

“大上海小说丛书”编委会

主 编：徐俊西 孙 颢

副主编：叶 辛 江曾培

编 委：（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富荣 毛时安 叶 辛 江曾培 孙 颢

李小林 宗福先 郑宗培 罗 洛 周介人

金福安 赵长天 徐中玉 徐俊西

编辑说明

“大上海小说丛书”是上海市作家协会与上海文艺出版社联合编辑的丛书,出版反映以上海为主的都市题材,表现当代上海人在改革开放中创造的宏伟业绩及其生活、情感、命运、人际关系、价值观念等变化的比较优秀的小说作品,展示世纪之交时期的小说创作实绩。

“大上海小说丛书”以长篇小说为主,计划每年出版五种。

“大上海小说丛书”设编辑委员会。

上海市作家协会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96年8月

序

徐俊西

文学创作中经常面临着这样两个反复出现的问题,即一个是文艺功能的问题,一个是怎样实现这些功能的问题。

新时期以来,在激荡深刻的社会变革和日新月异的文艺思潮面前,文学创作的审美追求和价值取向也引发了一场空前活跃的探索 and 实验——从原始寻根到现代超越,从反映现实到表现自我,从功利主义到唯美主义,从形式结构到内容消解,从意识流到黑箱工程,……短短十来年的时间,几乎让人们体验和见识了本世纪文艺史上所有的主要思潮和流变。而正是在这种纷纭繁复的理论探讨和创作实践中,人们对于文艺的功能问题有了更多的新的体验和思考:一方面对于审美形态的多样性和多元互补的审美效应表现了应有的理解和宽容;一方面对于某些文学主张的偏颇和文艺功能的丧失感到关切,并希望以往文学创作中密切关心社会、关注人生的现实主义传统能够得到继承和进一步发扬。正是有鉴于此,便有了我们这套“大上海小说丛书”的策划和创作。

顾名思义,“大上海小说丛书”是以反映上海的生活题材——特别是当前改革开放的波澜壮阔的现实生活为主要的艺术追求和价值取向的。我们希望通过当代中国这一奇迹般发展

腾飞的国际大都市生活面貌的艺术展现,能够生动折射出现代社会的时代精神,表现上海人民的生活愿望和审美要求。

然而我们知道,生活题材本身的意义并不能直接等同于文艺作品的审美价值和思想意义。因为文学创作虚拟性和典型化的特点,使作品中所表现出来的生活形式已不是直接的、单向性的客观真实,而是作家艺术家的主观体验和客观现实双向建构的“虚的实体”。这种“实体”在某种意义说,已经失去了给人们直接对应和效法的现实性和实践性的品格。正因为这样,文学与生活之间的认识关系是一种十分复杂的审美过程,需要有关文学的专门知识来加以理解和阐述。

一般说来,人们在进行文学阅读时,所注重的并不是作品中人物事件的表面的模仿价值和实用意义,而是通过这些人物命运和事件所显示出来的生活意味和情感形式。这样,尽管读者明明知道小说中所描写的人和事大多都是“纯属虚构”的,但只要这些意味和形式能够启迪人生,引发共鸣,就能产生一定的审美效应。而作品中揭示的生活意味越深刻隽永、新颖锐智和富有人生况味,作品的思想意义和认识作用就越大;所展现的情感形式越能够陶冶性情,净化心灵,并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和震撼力,作品的欣赏价值和艺术品位就越高。正因为这样,所以我们的作家艺术家们在深入当前的现实生活,努力感受和捕捉新鲜生动的生活形式的同时,还必须注重提高自己对生活的洞察力和想象力,加强自身的人格力量,因为“除非自己站得比别人更高,才能领悟到别人所没有领悟的生活真谛;除非自身灵魂是美的,否则便看不到美”。

最后,不言而喻,文学作品的任何价值和意义都必须通过大众阅读才能实现,所以雅俗共赏便成了我们这套丛书刻意追求

的审美特征。即既要有较高的文学性和艺术品位,又要有大众文化和畅销书的欣赏趣味和特点——故事性强,叙事方式和语言生动晓畅,有大众所关心熟悉的人物命运、社会热点,并能符合和满足普通人的欣赏习惯和生活愿望等等。当然,为了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还不容忽视当下时兴的、有效的各种宣传促销手段和现代化的传媒方式,包括文学和影视创作的相互转换和相得益彰的操作方法。

总之,期盼我们的这套小说丛书能够成为我国长篇小说创作繁荣的一个花絮。

1996年8月18日

这是收藏，是汇报，也是交流感情的一种方式。

书房里的台灯、日光灯全打开了。给紫红色锦缎睡袍裹得臃肿的斯宕，怀着孩子般的欣喜，戴起三百度的老光眼镜，从儿子手里接过那一小叠形形色色的筷子套，抽出一张，念一声酒楼饭店或宾馆的名词，翻过来，看了看这一桌的价格，参加宴饮的主要人物姓名，然后，珍宝也似地在红木写字台上摊开。

“‘望江楼酒家’。四月十五日晚，八人，一千二百三十六元，双峰集团董事长……好精致哪！‘明珠大酒店’。十六日中午，十人，一千三百二十元，合水信用合作社总经理……”

儿子站在一边看着，这次出差，在酬酢中顺手收集的这些筷子套，会博得父亲这么大的欣喜，不觉心花怒放。他戴着四百多度的近视眼镜，透过镜片，和父亲的双手一样忙，看一眼筷子套，又望一眼父亲那高高扬起的眉毛，不断加以说明：“你看，就是这家‘合水信用’，靠自己吸纳的资金，独资的，合伙的，举办几处产业，只三年，就有了房地产、食品加工、运输等七家大公司！”

“哦，哦，哦！”父亲的每一声“哦”里都倾注着由衷的赞叹，像赞叹设宴的这些金融、企业主的业绩；也像赞叹这位金融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出差调查去的成果；更像赞叹这个忠实于这一收藏的儿子，居然如他所愿，把这样精彩的礼物带给他。他将手里的

最后一张筷子套，反来复去地看了看，问道：“这一张，为什么没有参加人员、酒席档次和价格的记录？”

斯雷定睛一看，是这次出差中，饭局档次最差，制作最粗糙的一张，没有酒店名称，只印着“消毒筷子”四个字的“大路货”，忙说：“这次请的是乡下的一个土老儿，是我自己掏的腰包，加上介绍的，三个人花了百把块钱，就是为了了解乡下民间借贷的情况……”

“啊，”斯宕戴上老光眼镜，伸手往笔筒里抓笔，“这土老儿叫什么名字？什么职业？吃的是什么档次？花了多少钱？……”

“这土老儿名字嘛……”

父亲开始在这张粗糙的筷子套反面作记录，一写，方知抓到的是一支圆珠笔，赶紧换成能传之永久的钢笔。他一如既往，一丝不苟地将儿女辈乐于帮他收集、却懒于帮他记录的这一遗憾细心地补上，然后摘下眼镜，说道：“我看呀，给我们最有启发的倒是这一张，斯雷！……”

“是吗？”

“为什么这样说呢？”斯宕再次开导儿子，“斗大的字不识一篓的乡下老头，居然靠借钱就可获高利这么简单的一条道理，在短短几个月内，就筹集到手一千多万元！这说明，只要有人在银行帮我们提供巨款，有人在外头帮我们拉客户，我们信贷咨询的业务，就能天宽地阔，前程辉煌。从这一点上看，所有的条件和优势都集中在我斯家了！好！好极了！我早说过，深谙金融之道的人，无处不是机会。我这块牌子真正发光的日子，还在后头，就是看我们一家子如何齐心合力了。”

不错，这位吃了一辈子金融饭的老金融，自有独特的价值判断。斯雷拿起这张单薄得一碰就破的筷子套，看看父亲所记的

是否准确。父亲却已经从写字台的抽斗里，取出一把钥匙，打开了那只红木书橱的门扇。

斯雷不觉跟到了橱前，张大眼，看拿出的是哪一本，最近增加了一些什么。

这是一只给父亲看得和生命具有同等价值的书橱，装的不是书，是历年收集的生肖金币礼品卡、纪念金币、银币，但更多的是一册册十六开硬面邮票定位册。不过“定”不是邮票，而是夹着他们一家这许多年收藏的筷子套。

父亲平生无爱好，只是因为在这三天两头的饭局应酬中，偶然发现了筷子套上的经济价值，才对它宠儿般地专注起来。他收藏它的品种，关心的不是他们一家社会交往、游历地域、品尝茶肆酒楼的自得，也不是对当代餐饮文化的欣赏，主要是对中国经济变迁的观察。筷子是中国传统餐具之一，但每一双加一只封套送到使用者手中，却是开放以后，才从海外传进来的。先在消毒筷上出现，当时为了适应海外客人卫生要求，大大小小的宾馆酒楼，都用加以纸包装的一次性筷子代替了仿红木筷、清漆筷、仿象牙的密胺筷之类。不久，懂得了商品包装是衡量文明的一把尺度，于是在筷子包装的精致美观上下工夫了，这才有了种种不同的装饰；因有其不同装饰，而后考虑其广告效益；因考虑广告效益，而后才有各家酒楼宾馆在这一餐具包装上体现各自风貌和品格的设计。他收集这个变迁的过程，也收集这过程的经济深度，就是说，他要求在筷子套上，记录时间，地点，以及宴饮人数和费用。如果是与名人要人同坐，则必请这些人在套子上签字留念。至于费用，倘若没有这份耐心，或不好意思向作东者问价的话，他事后总尽可能地向提供者问清宴饮的档次。他把这种酬酢分成三档：高、中、一般。因为宴饮的档次，总是以几只

菜肴或酒类作标志的。如 90 年代初，一般与中档的区别，是否上海鲜，如炒虾仁，基围虾，蛤蜊等；高档的，是否上甲鱼、蛇、蝎之类的奇珍异兽等山珍海味。随着岁月的推移，父亲从宴席的这些价格的变化中，确实发现不少经济现象和金融现象，并写出了专论。所以他的收藏不厌重复，哪怕连着几天到同一家酒家，也要去一次，收集一次。开头，他只提要求，自从退休以后，便紧紧地盯着要。因为儿子在不同银行工作，有些业务难免会磕磕碰碰，发生磨擦；有些官场人物，会涉及廉洁声誉问题，严禁行踪的泄露，所以特地申明：对于一起宴饮的人员，绝对保密，并作为商业秘密禁止相互探听。“只有我晓得。你们放心地记下来交给我好了。”他说到做到，做得真的像法官那样严格而公正，套子一到手以后，便锁在了这只橱内。这橱门的钥匙，也不是随便哪个都可以动用的。迄今为止，也确实没有因这种独特的收藏品而豁过边，在家庭、在单位业务上引出矛盾的。如偶然疏忽忘了收集，事后让父亲知道，而弄得有如背着老家长做坏事一般，对你唠叨上几天。

不过，对斯雷来说，看到筷子套，马上想到的是妻子林洁。近两年来，父亲盯着收集筷子套的几个人中，第一个就是她。在他印象中，勤于收集，却懒于记录，疑点、空白点最多的，也是她。这一刻，他就特别想看，忍不住跟在父亲身后，用不经意的口吻问道：“这几天，小洁给你的套子多不多？都是哪些应酬？”

好像触到了某个隐秘，斯雷收藏的兴致骤然减去了三分。他装作没有听到似的，伸手把儿子挡在一边说：“你走吧，坐了一整天火车，早点休息去吧！”

斯雷疑心顿时加重，固执地又问了一遍。

父亲终于不耐烦了，说：“我不是叫你们不要互相打听的

吗？”

儿子不高兴了：“这条家规，同样适用于夫妻吗？”

父亲忽然笑了起来，笑得热不热，冷不冷的，一股教训的味道扑面而来：“你这小子就是憨！到父亲口里打听老婆活动，不怕笑话吗？走走走！”

斯雷顿时脸颊发烫，朝父亲瞪大了眼，几十秒钟以后，才扯淡般地走到窗口边，拉起窗帘看了看下面的马路，说：“她怎么还没有回来？”

这一下，不管冷的热的，当父亲的都笑不出来了，整理筷子的兴致，也全没有了。近年来，家庭内最不如意处，就是这个儿媳的驾驭，以及儿子须臾不能离、却又左右不了的神态。一个，经常不安于当妻子，也不把他当公公看待，独来独往地成了斯家的“独立大队”；另一个呢，不分场合地打听老婆行踪，不怕损害当丈夫的尊严，一副急吼吼的样子，实在教他失望。每每见到，他总会难以抑制地激动起来。这一会，他又失去自制了。斯宕挥了挥手，说出来的话更不好听了：“她这一阵很忙。你耐心的等一会吧！”

儿子的脸突然胀得通红，双颊都颤抖起来了。这副马上就要失控的神态，使斯宕后悔自己出言不慎，又要招引家庭是非了。他深知这个媳妇的能量，她对他在上海金融界形象的树立，对他实现宏图的作用，可不能低估，何必凭一时冲动挑起他们夫妻间的矛盾呢？

不过，斯宕到底是斯宕。他可能一时间缺乏冷静，但他也能够在一眨眼间将这种唇齿间的失误挽回，不然，当年怎能每天在上亿的资金当中周旋啊？对这个过于老实的幼子的心理波动，他完全可以高高地举起，轻轻地放下。

“证券公司市场部的当家人嘛，交往的，除了业务上常来常往的客户，还会有什么人啊？”他把筷子套放进定位册，草草地合上，搁回书橱，咔地锁上，随手拔下的钥匙，丢进写字台的抽斗中：“斯雷呀，我说，你经得不少，见得也不少了，完全应该把眼光放开，好好地谋划一下，怎样利用这许多有利条件，干一番事业。为了儿女私情，一叶障目，不见泰山，可不像我们斯家的儿女！”

为了教育子女，也为了实现他宏大的计划。这时候，他又忍不住炫耀自己的门庭和这个千载难逢的机遇了。这确实是一个值得他炫耀的家，有身分，有地位，虽然“大有大的难处”，“每一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但在台面上，绝对是个长期形成的显赫整体，作为家长的他，是老资格的人民银行工商信贷部的实权人物，他长子、次子夫妇都分别在这家银行的各个部门掌管要职。人民银行实行中央银行的职能以后，他给分配到了汇联银行上海市分行，本可以担任副行长的，无奈，他已到退休年龄，让年轻人上去了。但退下来以后，虎死威还在。不是吗，老大、老二夫妻四个，就分别在好几家大银行的关键部门任职。偌大一个上海市，柴米油盐酱醋茶，哪一样不要有求于斯家？他斯宕走到哪儿，哪儿不风光？美中不足的就是这个小媳妇林洁，不愿跟斯雷一起进金融研究所管财务，却到证券公司去了，强头倔脑的，硬要自成门户，开口“我们华茂”，闭口“我们李老板”，到处拉客户，活像个公关小姐。要是在家庭利益上能够一条心，倒也罢了，可她偏要拉丈夫的后腿，叫他父子做事碍手碍脚的，拿她当内奸来防着。对这样的女人，要不拿出一点真功夫来拢络她，却为了这种业务上交往，抓住她盘问底细，不是把她完全迫出门外，去跟自己唱对台戏吗？

“你明白吗？眼光放远！啊？我吃了一辈子金融饭，凭我的

经验和关系,从你这次到江浙金融调查的情况看来,眼下,我敢说,我们斯家掌握着上海最重要的资源,你懂不懂?这资源,就是资金,还有运用资金的权力和技能!……你信不信?资金管理,和所有专业技术一样,不是阿狗阿猫都可以做的,一定需要受过严格的训练的和实践的专家才有资格。这技能,通过我们一家的权力,会有怎样的收益啊?投资顾问,基金管理人员,个人理财顾问,资产评估师……这些职业将会怎样吃香,你比我清楚!可是,怕只怕,自己家庭里不是一条心!小洁是聪明人,你拿这些道理开导开导她,她会明白过来的。啊?”

斯雷若有所悟地点了点头。

“去吧,说不定她已经回来了。你呢,坐了一整天火车,够辛苦的了,早一点休息吧!”父亲关上台灯,站起来,“今天接待了几个人,我也累了。”

父子俩一前一后,走到门口。斯岩伸手打算关上日光灯的时候,忽然朝写字台上那几页材料看了一眼,说:“你带回来的这几家客户,很及时,说不定明天就可以贷出去。哦,要是你没有什么事,你来跟这位客户见见面,当面介绍介绍。五点半,就在振兴公司开的聚芳楼。”

“好的。”

斯雷回到自己房里。当房内家具和电器随着吸顶灯的开启而跳到眼前来那一瞬间,一片无边的冷落与空漠,也乘机窜进了他的心里。床铺是空的,陪伴孙子的奶奶,已经回到自己房里去了,蒂蒂独自睡在小床上。

他解开颌下的钮扣,但无力解开第二颗,颓然坐到了小方桌旁,抓过卷烟和烟灰缸时,她的身影,却透过台面上的玻璃板,骤然跑到眼前来了:她和她那个华茂证券公司第一营业部经理站

在一起，肩膀捱着肩膀，那么亲密，那么放肆地朝他嘲笑着，恍惚在举行某种肌肤之亲的仪式。

父亲给他那些嘲弄一般的回答，坚持不让他触及定位册的鬼祟动作，“她这一阵很忙，你再等一会”，阴不阴、阳不阳的语调，连同那一席冠冕堂皇的规劝，一起在他的心里膨胀起来。他再也坐不住了，悄悄地打开门扇。客厅和过道上的电灯，都已关灭，一片漆黑中，只有父亲的卧室里透露出一线光亮。他关上电灯，悄无声息地带上门扇，蹑手蹑脚地走到书房前推了推门，门扇无声地开启了。他摸黑走到写字台边扭亮台灯，正待琢磨怎样打开书橱门锁的时候，却发现父亲那串钥匙，还挂在写字台抽斗上！

他一阵惊喜，正伸手准备拉开抽屉的时候，从窗外传来一阵高跟鞋落地声，使寂静的世界显得越发寂静。他一阵兴奋，赶忙跨到窗台边，掀起窗帘往楼下小马路上看，可是，窸窣窣的皮鞋声一直响过去了。

一阵失望，催他断然从写字台抽屉里取出钥匙，打开了红木书橱的门扇，取出父亲刚才放回的定位册，翻到他搜集的那几张筷子套前面去，梅龙镇酒家、静安宾馆、花城酒家，李孟传、张小龙……边翻边看，房间内，那张照片上她和她公司里的发行部主任、项目部主任、还有一个说不清职务的男子，再次跑到他的眼前来，同她的“老板”李孟传一样，都在向他做着莫测高深的怪脸……

他多想把这个定位本子撕碎，可惜他没有这份勇气，他只能抱住它，瘫在椅子上呜咽起来。

林洁急煎煎地跨出奥迪，急煎煎地奔进这条铺着弹街石的